

唯一仍健在的南侨机工传奇不落幕

二十四道拐，滇缅公路的咽喉要道。94岁的蒋印生身着挂满奖章的西装，缓缓抬起右手，将一个庄严的军礼献给牺牲的战友们。

他是全世界唯一健在的南侨机工。这是一个热血而悲壮的群体——抗战期间，数千名青年华侨从世界各地赶回祖国，在滇缅公路上抢运军需物资，用生命打通“抗战输血线”。

抗战爆发后，不满13岁的蒋印生从印度归国参战，在滇缅公路上经历九死一生；新中国成立后成为解放军战士，在部队屡建奇功；转业到重庆后成为国家特级驾驶员；退休后为侨务工作不懈奔走……

“不当亡国奴，回到祖国去！”

1927年，蒋印生出生在印度的一个华侨家庭，正如他的名字“印生”。清朝末年，祖父母到印度谋生，成为当地有名的医生，父亲和哥哥也相继继承了衣钵。

“家里有一辆小轿车，父亲和哥哥出诊时，我经常偷偷观摩，9岁就学会了开车。”蒋印生回忆。

1937年，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也成为蒋印生人生的转折点。

那时，中国主要港口和公路基本沦陷。1938年修建的从昆明到仰光的滇缅公路，成为当时中国 and 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国际通道，用于抢运军需物资、运输工业原料和生活物品，还一度运送过中国远征军。

然而，这条“战时生命线”急缺大批司机与机修人员。1939年，南侨总会向全体华侨发出紧急通告，招募军车驾驶员。

“你虽然出生在印度，但你是中国人，祖国若是不强盛，海外华侨再有钱，也会被人看不起。”父亲的话始终铭刻在蒋印生心里。

“不当亡国奴，回到祖国去！”未满13岁的少年做出了这一生最重要的决定。

担心父母不同意，他悄悄报名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。这个群体由3100余名青年华侨组成，分九批回国参战，蒋印生排在第九批。

离家那天，蒋印生只带了两件换洗衣服和一张全家福照片，临走前，他轻轻亲了一下熟睡中的妹妹，心中默念：“爸爸妈妈，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，我知道你们需要我，但祖国更需要我。”

父亲发现后追到码头，他躲在船舱，没承想这一别竟是永诀。

就这样，一个少年的人生轨迹就此改变。

在滇缅公路与死亡相伴

滇缅公路是一条抢修的简易公路。要翻越海拔3000多米的横断山脉、高黎贡山，横穿怒江、澜沧江和漾濞江等激流险滩。

在印度街头悠闲开着小轿车兜风，和在险峻的滇缅公路上驾驶数吨重的重型卡车完全是两码事。路途曲折，打方向盘要格外用力，蒋印生手上很快就磨出了血泡。

沿途一边是悬崖，一边是峭壁，南侨机工们要带着木板，遇到险路随时铺设，冒险通行。

最大的危险来自日军飞机的狂妄滥炸。“遇到日机空袭，躲避不了就下车匍匐在地。”蒋印生回忆说，有一次，一架日机向蒋印生驾驶的车俯冲下来，飞得最近时离车头只有20米左右，一连串子弹打在车身上。

蒋印生亲眼看到，一个个英俊的小伙子，有的被炸掉了耳朵、双臂、下巴。有的驾驶员牺牲了，遗体只能匆匆埋在杂草丛生的公路边，连一块墓碑也没有。

蒋印生年龄最小，总是受到大家的保护。

“有一次，我们躲在弹坑里，日本飞机冲下来轰炸，一位年长者把我护在身下，我活了下来，他却牺牲了。”蒋印生说到这里，眼眶泛红。

经国务院侨办和全国侨联确认，1939年到1942年，南侨机工通过滇缅公路运送军需物资50万吨、汽车1.5万余辆以及不计其数的各类民用物资。1000多名南侨机工献出宝贵生命，平均每公里牺牲一人。

抗战结束后，幸存的南侨机工有1000多人返回南洋。蒋印生想多看祖国，便留了下来。

留在祖国续写传奇人生

留在祖国的蒋印生，开始续写新的传奇。

他先进入国民党部队任驾驶员，后随军起义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。川藏公路通车后，他和战友负责将物资从成都运送至昌都、拉萨。

沿途山高路险，事故时有发生。

有一次，汽车发生故障，一位战友下车修理时不慎滑入江水中。金沙江水混着冰块，又急又险。蒋印生脱掉衣服跳进江里救人，江水将两人冲出去一公里多，他终于将战友救上了岸。蒋印生也因此荣立一等功。

在部队期间，他曾多次荣立一、二、三等功，还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万里行车安全奖章。

转业到重庆一家运输公司后，蒋印生开了20多年客车，被评为国家特级驾驶员。

经过20多年的不断申请，1979年，蒋印生终于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。也是在这一年，阔别父母39年的蒋印生辗转回到印度探亲。父亲和哥哥早已不在人世，80多岁的母亲迎出来，唤着“我的印生回来了”。蒋印生扑通跪下，眼泪止不住地流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母亲劝他留在印度，蒋印生拒绝了，他舍不得那片战友们献出热血和生命的土地。

依托华侨身份，蒋印生成为当地侨务工作的开创者。1984年，他在政府支持下创建重庆永川县侨联，担任第一任侨联主席。

一枚枚勋章，整整齐齐别在蒋印生的一件西装上，他时不时要取出来擦拭摩挲。妻子韩红珍说，那是他最珍贵的宝贝，经常擦，不会有一点灰。

“与牺牲的战友相比，我很幸运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国家富强、人民幸福，我与有荣焉。”蒋印生感慨地说。

（记者张琴、赵宇飞、吴燕霞、李爱斌）

新华社重庆9月4日电

12个世居民族相互尊重互帮互助，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

广西唱响新时代“最炫”民族团结歌

本报记者卢蒨婷、黄庆刚

绿城南宁，邕江湖畔，一座独具壮乡韵味的民族博物馆坐落于此。这里有铜鼓、民族纺织品等八大类别藏品，讲述着广西12个世居民族的历史根脉和文化传承。

方寸间一览千年。回望历史长河，各族人民在八桂大地创造和传承灿烂文化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。如今迈入新时代，各族人民依然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，为着共同的目标和梦想，凝心聚力、团结奋进。

世居民族民俗节庆“老戏新唱”

广西民族博物馆的“镇馆之宝”是一面云雷纹大铜鼓。鼓面中间的太阳纹象征着壮族先民对太阳的崇拜和对大自然的敬畏。铜鼓是壮族远古文化的象征，时至今日仍是各种节庆活动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。

农历三月三是壮、汉、瑶、苗、侗、仫佬、毛南等广西世居民族的重要节日。每年三月三期间，铜鼓敲响，山歌唱起，各族群众欢聚一堂，在山水间以歌传情，以歌会友，共同抒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热爱。

关于三月三民俗的由来，可追溯至上千年前。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会长谢寿球说，三月三祭始祖神是骆越后裔民族的标志性民俗。2014年，“壮族三月三”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同年，广西将“壮族三月三”确定为地方性法定节假日，每年放假两天，各地举办各种民族文化活动。这是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和保障少数民族基本权利的体现，也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优越性的体现。

每至三月三，广西是歌的海洋，全国山歌邀请赛、百名歌王斗歌盛会、中国—东盟青少年民族歌会……多场民族歌圩在这里上演。广西也是舞的殿堂，铜鼓舞、扁担舞、竹竿舞、芭蕉火龙舞……民族舞蹈的魅力在这里展现。

7年多来，“壮族三月三”的品牌从无到有，民族大联欢的舞台也从乡间走向世界。广西12个世居民族联袂内蒙古、西藏、新疆、宁夏、云南、贵州等地的各民族同胞，借助这一平台共同展示各民族传统文化，增进各民族之间的友谊。越南、泰国、哈萨克斯坦、缅甸等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不少文化、艺术界人士曾应邀出席。

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，“壮族三月三”活动通过线下线上相结合的形式举行，设置主题网页，发布活动资讯、图文视频、直播网址等，实现“一网通达”，让群众不论身处活动现场，还是通过网络“云端”，都能感受到传统民族节日的浓厚氛围。

人们在重拾民族传统文化记忆的同时，民族自豪感、认同感也在不断提升。“通过网络直播，全国人民都可以了解到广西的民族服饰、饮食以及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景点，能够更好地传承壮乡文化。”来自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同乐乡的秦文霞说。

如今“壮族三月三”已经成为广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，展示党的民族宗教政策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成就的重要符号。在“壮族三月三”的带动下，广西各族群众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，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美。在素有“百节之乡”的龙胜族自治县，一年四季节庆不断，红瑶姑娘跳着长发舞，唱着敬酒歌，迎接海内外游客。曾经的穷乡僻壤，因为民族传统文化日渐发光，成为面向世界的文化旅游胜地。



在南宁市逸夫小学举行的“壮族三月三”校园赶圩活动暨民族团结主题教育活动上，身着民族服装的孩子和家长们展示传统赶圩场景（2019年4月3日摄）。

新华社记者周华摄

传统民族文化走向世界

广西民族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台古老的竹笼织机，古人用木棍、竹子搭起织机，用它织出千变万化的美丽图案。千百年来，一针一线间，织机织就霓裳羽衣的同时，也搭建起古今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。

中国“四大名锦”之中，壮锦是唯一的少数民族织锦。纺线、染色、浆线、卷纱……织锦技艺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中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因厚实耐用，壮锦常用做被面、衣裙、背包、台布等，在传统壮族婚姻嫁娶中是必需品。从传统手工艺走向现代纺织艺术，壮锦技艺不断创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，带动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妇女增收致富。

著名的壮锦大师谭湘光是广西宾阳人，织锦40余年，其设计的手工壮锦系列产品曾多次在海外展出。

谭湘光带出的徒弟范丽华进一步传承衣钵，将壮锦大量运用于包包、饰品、文件袋等现代化文创产品上，线上线下同步销售，销量节节攀升。壮锦的美，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，这让她无比开心。“我的目标是带着壮锦走出广西，走出国门，让更多人知道它。”范丽华说。

让古典艺术跟随社会潮流流行起来，是广西许多传统民间艺术品的发展之路。中越边境靖西市新靖镇，鹅泉水蜿蜒流过旧州古镇，这里的人们自古以山歌传情，以绣球定情。随着时代变迁，绣球逐渐发展为民族手工艺品，被当地保护和传承下来。

旧州古镇有上千年的历史，制作绣球的民俗工艺也持续了上千年。在旧州，从七八岁的小女孩到七八十岁的老太太，都会穿针引线做绣球。直至现在镇上不少人仍从事绣球行业，还有一些老艺

人因为技术精湛而获得“中华巧女”的称号。如今村民年产绣球50多万只，不仅畅销国内更远销海外，产值千万元左右。乘着传统民族文化走俏的东风，广西各地将非遗名品、乡土美食等特色与乡村振兴相结合，经过全新的包装打造，推向世界的舞台。粗犷宏伟的左江花山岩画、制作精巧的钦州坭兴陶、风格独特的三江农民画、桂林画扇以及各种雕塑、剪纸、藤编、竹编……各族群众源远流长的技艺、善于创造的勤劳和智慧，被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和敬仰。

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，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。以打造新民歌、弘扬民歌文化、扩大中外文化交流为宗旨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，更是为中外民歌的挖掘、整理、创作与展示搭建了一个绚丽的舞台，使不少濒临失传的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宝贵艺术遗产得以流传，“侗族大歌”、龙州女子天琴等先后被挖掘并成功推出。

民族的就是世界的，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和推广，让各族人民的心走得更近。

民族团结共赴新征程

广西少数民族人口1880.8万，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份。在这样一个多民族人口聚居地，各族人民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，多样文化交流互鉴、求同存异。一个家庭多个民族的故事在广西比比皆是。

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龙岸镇龙风村金鸡屯，居住着壮、汉、仫佬、苗、瑶、侗、京等7个民族，其中汉族人口占30%，其他民族占70%。村民们讲壮话、仫佬话、侗话等11种方言，70余户300多名村民世代和睦。

一张餐桌上，壮族的糍粑、粽子，仫佬族的肉食、白粿……几个民族口味菜肴融合在一起，日子过得幸福美满。

金鸡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：无论

谁家红白喜事，全村每家都要有人到场帮忙，大家共同分担劳动。“住在一个屯，就是一家人！”村民何明星说。

广西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，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、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、力量所在、希望所在。在南宁市中华中路社区，居住着汉、壮、回、维吾尔、苗、瑶等多个民族的群众，在这里，民族团结和谐一家的景象处处可见，社区居民一同组织开展少数民族运动会、组织“百家宴”……每逢节日，身穿民族服饰的群众都会伴着音乐在社区载歌载舞。

来自新疆和田的买吐送·玉送在社区生活了20多年，他说，社区举办的民族节日活动不仅让他感到家的温暖，还让他了解不同民族的风俗文化，拉近同社区其他居民的距离。“每年都有很多居民和我们一起过节，虽然远离家乡，但还是很热闹，大家就像一家人。”

“刚到社区时，我们很多人不太会讲普通话，交流不便直接影响工作生活。”买吐送·玉送说，社区了解到大家需求后，组织开展培训，同广西民族大学等高校合作打造“社校联盟”品牌，把大学生志愿者引入双语培训课堂。

2019年，社区在南宁火车站附近建成少数民族创业街，共设立13个铺面，圆了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创业开店梦想。买吐送·玉送有了自己的创业门店。如今，他白天售卖新疆核桃、大枣、葡萄干等特产，晚上卖烧烤，“我想把生意做大，再开一家新疆面馆。”

“各民族同胞相互尊重、互帮互助，像一家人一样。”社区党委书记谢华娟说，社区还创建了“民族之家”，设置有“民族团结宣传长廊”“民族团结巷”“双语培训班”等功能区，在语言培训、劳动就业、住房、子女上学、矛盾调解等方面为居民提供服务。

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，八桂大地各族人民正心手相牵、团结奋进，奋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，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。

从台湾“秋祭”想到的

9月3日，台北有一场每年一度的“秋祭”。早年为何选择这天纪念“忠烈”？当日担任主祭的民进党当局领导人未提，或是不出口。而近年来台湾社会，尤其年轻一代，有多少人还记得？

这一天，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。过去五年里，对那场全中华民族决死图存的伟大战争，台湾岛内纪念活动寥寥，当局不办，民间声量有限。宝岛反抗日本殖民统治长达50年，先辈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悲壮历史仿佛被今日的台湾淡忘，甚至遗忘。

这一天，记者脑海中不断浮现一个个闪光的姓名：他们是台湾最优秀的子弟，他们奋起在最深的暗夜里，为宝岛百姓、为中华民族抛洒热血、前仆后继，他们战斗在宝岛和大陆，留下不可磨灭的足迹。

徐骥，台湾苗栗人，生于1860年。1895年日军犯台，他怀抱“不守此地台湾必亡，我不愿生还中原”之志，各尽家产组织抗日义军，当年8月战死于台南。

萧光明，台湾屏东人，1895年率乡勇与“黑旗军”将士协同抗击合围而来的日寇，他的两个儿子英勇牺牲。

翁泽生，1903年生于台北，青少年时就

投身反日斗争，后赴大陆求学，经郑秋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是台湾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，1933年被捕，在日本殖民当局的台北监狱中受尽酷刑，1939年病逝。生前，他曾改名“振华”，取“振兴中华”之意。

林正亨，台湾雾峰林家后人，1935年回大陆，黄埔军校毕业后踏上抗日战场，曾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，身负重伤。抗战胜利后，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：“台湾光复，父亲生平遗志达到了，要是有知，一定大笑于九泉。国家能获得胜利强盛，故乡同胞能获得光明和自由，个人粉身碎骨也是值得。”

……

记者还想起采访过的两位老台胞，他们都已故去。一位是周青，他曾是追忆抗战胜利、台湾光复时的情形：“街上锣鼓喧天，人们舞狮舞龙，鞭炮响成一片！那一刻我们的想法就是：台湾人解放了，我们是战胜国——中国的国民！”

另一位是陈明忠，1929年生于高雄，亲历了台湾饱受日本殖民压迫的岁月，在反抗中唤醒了中国人意识，而而一生矢志追求台湾进步与祖国统一。抗战

胜利70周年时，他赴北京参加纪念活动，曾对记者感慨道：“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，看到民族强盛，我已死而无憾！”

岁月如歌，却不可如烟。9月3日，是两岸同胞都当牢记的一天。更不能忘却的是，台湾爱国先辈牺牲奉献所追求的国家统一、民族复兴、社会进步的理想。

然而，在今天的台湾，却有那么一些人，刻意删除宝岛的历史记忆，塑造错乱的身份认同，“不遗余力”反中“抗中”“仇中”。民进党当局领导人屡次发表带有“两国论”意涵的言论，被岛内舆论批评为加剧台海紧张，恶化两岸关系。

还有一事为台湾社会所关切：不久前民进党与日本自民党举行所谓交流会，提出“台日海巡交流”。岛内舆论批评说，在钓鱼岛海域，日方无数次无理驱逐台湾渔民，民进党的建议是出卖台湾渔民权益。宜兰县渔民权益协理理事长痛批，民进党要把台湾变成“美日抗中的马前卒”，只会害死老百姓。

执政掌权者所谋与百姓苍生所求背道而驰，有何脸面纪念那些为求“一个更好的台湾”而肝脑涂地的先驱？

当下的宝岛，仍在新冠肺炎疫情阴霾之下。记者走过街市，看到不少店面至今大门紧闭，大大小小的“旺铺招租”牌子挂了许多，折射出经济民生受到的冲击。台湾各界一再呼吁要想尽办法补足疫苗，但现实是还有许多人在苦等，甚至不同群体为接种排位问题抱怨连连，造成某种程度的社会撕裂。

近日，上海复星医药提供的首批BNT疫苗抵台，民众争相预约。如岛内舆论所说，若非当局早前想绕过“上海复星”，之后又对民间出面采购百般刁难和拖延，民众本来早就打到这一疫苗。说到底，种种操作背后，还是“逢中必反”的意识形态。

在今日台湾，“中国”的意涵被谁扭曲到了此种地步，又造成了怎样的伤害？回望前路，观照当下，体察台湾同胞的历史之苦与志、现实之痛与求，人们会有怎样的思考？

台湾作家蓝博洲针对“台独”说过：“他们必面对历史的质问！”沧海横流，历史大势任谁也改变不了。当年翁泽生给儿子起名“黎光”，意为黎明之光。相信黑暗终将被驱散，天一定会亮。

（记者陈键兴、姜婷婷）

新华社台北9月4日电